

## 第十三回 覓佳人樓頭題畫 訪故友書店被擒

且說侯朝宗同蘇昆生登舟，星夜望南京進發，幸喜風順舟快，不數日來到南京。天晚無奈，尋店暫宿一宵。

次日天明，著昆生在店中看守行李，自己袖著桃花扇，直撲秦淮而來。不一時，到了香君門首，但見雙門虛掩，人蹤寂寂，用手推開門兒，側身而入，早已來至媚香樓下。朝宗心裏自忖說：「這是媚香樓，你看寂寂寥寥，湘簾畫卷，想是香君春眠未起。俺且不要喚他！」遂手提羅襟，足踏樓梯，悄悄上樓一看，祇見歌樓舞榭竟改成個畫院，不覺失驚。又想了一想：「莫非香君替我守節，不肯做那青樓舊態，故此留心丹青，消遣春愁嗎？」又看一看，說道：「這是香君臥室，待我輕輕推開，看香君在內作甚？」方欲近前，又見封鎖嚴密，倒象久不開的，無奈此對徬徨無措，如有所失。

正在驚疑之際，忽聽樓下有步履之聲。望下一看，見一人手持畫箋上樓而來。其人一見侯生，大驚曰：「你是何人，上我寓樓？」侯生答道：「這是我香君妝樓，你為何寓此？」其人說：「我是畫士藍瑛，兵科楊龍友先生送俺作寓的。」侯生說：「原來是藍老先生，久仰！」藍瑛問道：「臺兄尊號？」侯生說：「小生乃河南侯朝宗，也是龍友舊交。」

藍瑛聞名大驚，「啊呀！」一聲，說：「文名震耳，纔得會面，請坐，請坐！」侯生坐下，急急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俺那香君哪裏去了？」藍瑛說：「已被選入宮去了。」侯生一聞入宮之言，不覺神色俱失，兩眼垂淚說道：「怎的被選入宮中，幾時去的？你看鴛衾盡掩，殘帕猶在，好叫人睹物傷心！想起小生定情之日，桃花盛花，映著簇新新一座妝樓。不料美人一去，零落至此！今日小生重來，又值桃花盛開，對景觸情，怎能忍得住？」不覺淚如泉涌，禁止不住。

正在悲啼，忽聞有喝道之聲，漸到門首，報說：「兵科楊老爺來看藍相公，門外下轎了！」藍瑛慌忙迎上樓來。龍友一見侯生，作揖問說：「侯兄幾時到來？」侯生說：「適纔來的，尚未奉拜！」龍友說：「聞兄一向在史公幕中，又隨高兵部防河，昨見塘報，高傑於正月初十日被許定國所殺，那時兄在何處？」侯生說：「小弟見高傑凌辱許定國，力為勸解，高傑執而不聽。小生彼時恐生禍端，遂辭職回鄉，欲扶著家父逃避山中。恐許兵蹤跡，遂又買舟南來。路遇蘇昆生持扇相訪，祇得連夜奔來赴約，竟不知香君已去。請問是幾時去的？」龍友說：「他是正月八日被選入宮。」侯生又問道：「幾時纔得出來？小生祇得在此等候。」龍友說：「香君出宮遙遙無期，且此處又非久戀之地，倒是別尋佳麗罷。」

二人敘談不已，藍瑛在旁畫畫已完。二人抬頭一看，見是畫的一幅《桃源圖》，問曰：「兄是替何人畫的？」藍瑛說：「是為張瑤星先生新修起松風閣，要裱做照屏的。」侯生贊道：「妙，妙！位置、點染全非金陵舊派。」藍瑛說：「見笑！就求先生題詠，為拙畫生色！」侯生謙虛道：「祇怕寫壞，有污名筆！」遂提筆一揮，詠成七言絕句一首，詩曰：

原是看花洞裏人，重來哪得便迷津。

漁郎詎指空山路，留取桃源自避秦。

歸德侯方域題

龍友讀了一遍，說：「佳句！寓意深遠，似有微怪小弟之意。」遂起身來說：「侯世兄不必埋怨，如今馬、阮當道，專以報仇為事。恰好八日設席喚香君供唱，香君性氣，手指二公大罵一場。阮圓海將香君推在雪中，用腳去踢，幸虧小弟在旁十分解勸，送入宮中，暫保性命。世兄不必戀戀於此，恐為小人所算。」侯生聞言說：「是，是，小弟即刻告辭！」遂辭了藍田叔，下樓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嫦娥一入月中去，巫峽千秋空白雲。

卻說南京地方三山街上有書坊一座，乃是蔡益庵開設，鋪內書籍充箱盈架，列肆連樓。不但興南販北，積古堆今，而且嚴批妙選，精刻善印，無不俱全。這一日，蔡益庵開了門面，掛出招牌，又因今乃乙酉鄉試之年，准了禮部尚書錢謙益的條奏，要亟正文體，以光新治，遂聘了名手陳定生、吳次尾諸人在內刪改批評。因將封面一紙貼在檐下，以便發買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侯朝宗聞楊龍友之言，急急回寓，將香君入宮。奸阮報仇之事告知昆生，又恐在店內居住，有人蹤跡，遂與昆生背著行李，要尋僻靜所在多住幾時，好打聽香君消息。昆生說：「我看人情已變，朝政日非，且當道諸公日日羅織正人，報復夙怨。不如暫避其鋒，把香君消息從容打聽罷。」侯生說：「你也說的是。但這附近州縣別無相熟的，祇有陳定生住在宜興，吳次尾住在貴池，不免訪覓故人，也是快事。」

二人穿街越巷，說話之間，早已走到三山街上。看見蔡益庵書鋪招牌，侯生指說道：「這是蔡益庵書店，定生、次尾時常寓此，不免問他一信。」走在檐下，見廊柱上貼著封面，上寫著「復社文的」，左邊一行小字是：「壬午癸未房墨合刊」，右邊是：「陳定生、吳次尾兩先生新選」。侯生見了大喜，說道：「他二人想必亦寓在此！」遂至櫃前問道：「掌櫃的！」那裏蔡益庵出來相見，侯生說：「請問陳定生、吳次尾兩位相公可在此否？」蔡益庵說：「現在裏邊，待我請他出來。」二人聽說是侯朝宗、蘇昆生二位，不勝歡喜，遂請至鋪內用茶敘話。

忽有阮大鍼升了兵部侍郎，特賜蟒玉，欽命防江。這一日拜客來到三山街上，見書鋪廊柱貼著封面，上有「復社」字樣，遂叫長班揭下一看，怒曰：「呀！復社乃東林後起，與周鑣、雷縉祚同黨，朝廷正在訪拿，還敢留選書？這個書客也大膽之極了！快快住轎！」遂傳坊主吩咐：「這個書肆不守王法，通同復社渠首，如今奉命訪拿逆黨。快遞報單與鎮撫司差校尉拿人，用心著人看守，不可令此人逃脫！」

三人在內聞知，即出鋪至轎前問道：「我們有何罪犯，著人拿俺？你這老先生不畏天地鬼神了！」大鍼說：「請教尊號？」三人遂各通姓名，大鍼大怒道：「哦！原來就是你們三位，今日卻來認認下官！」三人說：「你就是阮鬍子麼？今日報仇來了，好，好！大家扯他到朝門外，講講他的素行去！」大鍼佯笑說：「不要忙，有你講的哩！」遂揚揚上轎而去。祇見四個校尉提鎖鎖牌，來到鋪前，見了坊主問道：「那三個秀才在哪裏？快快領我們拿人！」三人說：「俺三人就是！」校尉不用分說，用鎖套住，蜂擁而去。蔡益庵說：「蘇兄快來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選書的二位拿去罷了，連侯相公也拿去，如何是好？」昆生說：「我們跟去打聽一個真信，好設法救他！」正是：

挾仇且將正人捆，權殃不失君子心。  
不知三人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桃花扇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